商丘日报
2020年3月
6
星期五
新闻搭台 文化唱戏
文化周刊
总第469期
6版
WENHUA ZHOUKAN

文化视野

世界华文写作视域下的“方丽娜现象”

□本报记者 班琳丽

2019年的冬季，方丽娜携新书《夜蝴蝶》回到家乡河南，接连于郑州大学国际学院、郑州纸的时代书店、商丘图书大厦、永城市公交集团公司举办四场分享会，研讨与签售，场面火爆，反响热烈。

故土与世界：“方丽娜现象”的两个写作视域

《夜蝴蝶》商丘站分享会上，作家戴文杰提出了一个概念，“方丽娜现象”，视角源自于：“方丽娜的特点是女性加海外作家，乡愁与远方的诗意在作品中并存。她历经磨难，却在幸福的时刻迎来事业的辉煌。她的价值不仅仅在创作，她把普通的生活还原成了艺术。她本身就是艺术的化身，即使不写作，她仍然是艺术家。”

这一概念当即得到一路随方丽娜来到河南，为其新书进行现场点评的享誉“海外文学评论第一人”的陈瑞琳的响应。陈瑞琳坦言：“方丽娜的作品，不仅有一种来自北方厚土的历史积淀大格局，而且具有着冷峻犀利的哲学思考。她写人类的情感困境，实际上表达的是她对人类的性别、家国的苦难充满悲悯情怀的哲学思考。方丽娜用自己的笔，非常典型地再现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身心困境以及灵魂深处的疼痛。方丽娜的小说，不仅是对欧华文学版图的新贡献，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浪潮中的新收获。”

“现象”一词，在文化艺术届指由于某种创作或研究而引发的社会效应。那么，方丽娜文学研究的价值何在？社会效应如何？

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在日月湖边的一座咖啡厅里，记者与方丽娜夫妇聊起她的新书，她近期的创作，以及“方丽娜现象”这一概念的由来、意涵和支撑。

近年，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海外华文创作在国内显现繁盛局面。这一时期，方丽娜凭借她的“蝴蝶三部曲”闯入国内外华文评论的视野，为人们关注，广受好评。在2019浙江越秀外语学院举行的第六届“新移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球的60余位海外华人作家及近百名国内学者，方丽娜作为欧洲华文作家重要代表出席。

接下来《文艺报》整版刊发的方丽娜“蝴蝶三部曲”《“流浪与返乡”的命运寓言》，奥地利评论家安静在文中写道：“多产而高质，具有很大的格局、很强的辨识度、很高的可读性和思考性。”蝴蝶三部曲是一组关于心灵流浪与返乡、以及人生可能性的命运寓言。作品以“蝴蝶”为意象，以海内外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为主题，将女性的个体命运置于人类时空中，通过小人物在大时代巨浪里的挣扎和自我救赎，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故土与异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博弈，展现了世事的艰难、人性的复杂，表达了对人类的悲悯情怀。

多产而高质，此言不虚。2017年方丽娜出版了首部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之后，仅在2018年，她便相继发表了《情困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之恋》《夜蝴蝶》《魔笛》等中篇小说。其中，《处女的冬季》获“2018年都市小说双年展”三等奖，并入选“都市小说优秀作品精选”，《夜蝴蝶》入选“2018年海外华语小说年展”（欧洲仅此一篇），她本人被台湾《艺文论坛》推为“世界华文主题人物”。今年，她的中篇《夜蝴蝶》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而后结集《蝴蝶坊》《魔笛》等作品，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翻看《夜蝴蝶》一书的封底，吴义勤、邱华栋、何向阳、王红旗、陈瑞琳五位作家或评论家的倾情推介奔入眼底。

邱华东说：小说呈现出不同国度与不同境遇之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眼界与视角，超越了文化差异、族群碰撞、身份认同，犀利的笔触直指人类共同命运的关节点。这个世界向来是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无论西方还是东方。

王红旗说：在全球语境下，方丽娜通过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性流变的透视，对生活在海外乃至故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生存困境的描摹，挖掘出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在个体生命深处与生存意识流里惊心动魄的沉浮、博弈。表达出一个觉醒者对人类的性别和家国苦难的悲悯情怀。

评论家安静称方丽娜是一个有根的作家。那么，于方丽娜，此“根”何解？她的作品又在做着怎样的呈现与表达？

这届“新移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方丽娜作了题为《本土写作与世界想象——新移民小说创作谈》的发言，透彻而深邃地给出回答：“来到绍兴，置身于鲁迅笔下的故乡，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茨威格笔下的维也纳，歌德的故乡美茵河畔的魏茨勒，以及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频繁出现的波兰与德国之间的但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乡，那是我们精神的源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故乡的风土人情、世态万象，不仅关乎地理上的这片土地，它也是灵魂深处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个符号里，深埋着记忆中最难忘的细节，也寄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方丽娜出生在中国河南，长期生活在奥地利维也纳，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她常常觉得自己面对三个世界：中国，奥地利，以及文学创作中的想象王国。这三个世界的落差、冲撞和纠结，构成她写作中强大的推动力，并带给她无限的遐想和可能性。

“根深蒂固的中国经验、民族情怀以及故土情结，让我带着东方人的目光和中国传统的审美参照；而长期深入欧洲生活的现实与经历，又将西方思维和人文精神，不知不觉地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就文学而言，无论海外还是本土，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留得住的永远是对人性的书写。在不同的时空下对人性的探秘，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和体悟，是我在文学创作中努力抵达的境界。”

的确，这些年于方丽娜，仿佛是命中注定，她的人生常常在不同的时空来回切换、循环往复。彻底的移植，常年的行走，辗转与徘徊，出走与返乡，带着一双洞悉文化内涵与族群生态的眼光，让她以别样的手法呈现着个性迥异的生命存在，东西兼顾，纵横时空，海外性和本土性的交相辉映，使得她的创作主题与风格，弥漫着独有的移民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立足于欧洲大陆的华文写作者，方丽娜在维也纳进行了十年的小说创作，每天目睹欧洲原野上的朝霞流露、俗世烟火、谦恭人道，以及西式荒诞，内心的感慨不绝如缕。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口上，以自由的笔触和视角远观故土，审视当下，从中发掘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黑洞。在她的潜意识中，悲剧色彩和深厚的命运感，至关重要。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海内外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不同国度与不同境遇之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以及小人物对于自身命运的不甘与挣扎，绝望与救赎……这些，都构成她小说创作的核心力量。通过一系列作品，来证明不幸、逆境乃至死亡的价值，从而唤醒人内心残存的良知和希望。

“出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一个经典意象，鲁迅走出“鲁镇”，巴金走出“家”，萧红走出“呼兰河”。同样，方丽娜在走出故土和祖国之后，生命与灵魂完成了更为深刻的体悟与觉醒、发现与深思，让“出走与返乡”成为她文学永恒的主题与可能。这也让她的小说深深打上了“移民文学独家特质”的醒目烙印。她注重心灵勘探、生命写实的小说，带着至深的生命感受，又走出了地方的民族的局限，基于传统的审美参照，而辐射抵达了更为寥廓的疆域和空间，从而完成了对世界文学的带有个人经验而又超越了自我的独特贡献。

批判与唤醒：“方丽娜现象”的两个鲜明向度

评论家安静在《“流浪与返乡”的命运寓言》中写道：“值得关注的是，从《夜蝴蝶》到《蝴蝶坊》，方丽娜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视野更加宽阔，以两桩谋杀案代入，冷峻地直面现实人生，书写姿态具有了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

“批判”一词，也是评论家陈瑞琳针对方丽娜文学作品得出的高屋建瓴的断语。她说：“方丽娜的小说带着移民文学的独特气质，呈现出中国人走向世界所面临的困惑与屈辱，悲凉与无奈，小说毫不留情地挖掘出人性的种种黑洞，从而对现实人生展开凛冽的批判。透过人物的悲怆命运，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探索，作者发出震撼性诘问：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很欣慰于‘批判’这样一个标签和定义。这些年，我的写作正是忠实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应该做的，能够做的。”方丽娜说。

方丽娜是一个清醒而智慧的华文作家，长期生活在海外，独立而持久的个人化写作，让她更多地抛开了物质的杂念和名利的累赘，把目光投向当下流徙中的华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与周围现实环境的隔膜，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抚摸和咀嚼那些灰暗地带里潜藏的细节，并从中发现闪光的亮点。

“我觉得，尊重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批判’，是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我十年前回国读鲁院，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老师，讲到时下海外作家的作品时，毫不留情地用到‘彼此雷同，就像克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还有位举足轻重的评论家，在盛赞当代的一位女作家作品时说，‘没有那种中产阶级小资的浅薄’。评论家的这两句话，像钉子，钉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以此为戒，避开浮华，自恋，炫耀，浅薄……真正的文学一定要有内心深处的疼痛，并将人物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否则，就不会有问鼎人心的力量。”

方丽娜在欧洲 资料图片

带着哲学眼光，把批判性的作品写出哲学思考来，这很不容易。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学作品里面既要体现出哲学思考，还要有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并且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又不让作品显得那么晦暗，这个就更难了。

方丽娜是如何做到的？而且表现出具有高度辨识的“移民文学的独家特质”？

“这就是一个作家与其作品应该承担起的另一个弥足珍贵的使命：唤醒。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说一味的黑暗，一定要有光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也就是文学和技术的问题了。你要表达什么，不能像大喇叭那样喊出来，得是一个文学的方式，得有文学的仪式感。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在迷惘中寻找出口的人。丹麦剧作家拉斯·冯·提尔在电影中曾传递出这样的观点：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残酷的、黑暗的，所有温情的、弱小的、闪着萤辉的肉身和灵魂都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些温情弱小的灵魂并不孤独，它们会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

评论家颜向红早就指出：“方丽娜作品字里行间不乏‘方丽娜式’的经典暖色。她的作品先抑后扬，前面压抑揪心，后面光明暖人，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冲突达到高潮后，都留有一个余脉，留下希望的幻觉，留下悬念的结尾，让读者自己去圆梦。展示悲剧中的温情，忧伤中的希望，给出温暖的状态，但不给答案；给出思考方向，但不给结论，悲而不凉，哀而不伤。”

批判，是一种文学发掘与表达的能力。唤醒，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责任与担当。不难发现，在这两个写作向度上，作为世界华文作家代表，方丽娜与其华文写作已表现得更为成熟，游刃有余。

文化短讯

广电总局组织抗“疫”扶贫主题剧创作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日前召开在线策划会，组织北京台、上海台、江苏台、湖北局等单位，策划研究疫情防控、精准扶贫两大主题电视剧创作。

电视剧司相关负责人3日在京介绍，策划会拟定采用时代报告剧的形式，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道理，在年内推出反映疫情防控、精准扶贫的重点系列剧。

据悉，电视剧司下一步还将与创作团队研讨打磨剧本，协调组织制作、播出各方，共同打造重点电视剧项目。 （据新华社）

编辑 戴文杰
E-mail:15539031801@163.com

艺苑风景

读书，让我们遇见比自己优秀的人

□郭 今

一粒微弱的火种，如果有人呵护，就会变得明亮；一颗明亮的火种，如果有人传递，就会迅速蔓延。

书香，就是一粒火热的种子，需要有人去播撒。不仅要把它播撒在日益繁荣的城市，更要把它播种到日渐兴盛的乡村。

一

2020年元旦，永城市演集镇时庄村修竹邻曲、腊梅吐幽。那些柿树、海棠树、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错落有致的红灯笼，又给这座美丽的文化艺术村带来喜庆氛围。在一处被命名为“书苑”的院落里，房屋四角扯起的鲜艳的国旗、木质廊亭上悬挂的烂漫气球，以及砖砌矮墙上一盆盆散发着清逸芬芳的紫菊，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脸上无不洋溢着沉醉与幸福。

来到这里聚集的人们，不仅有永城市知行读书会近200名正式会员，还有演集镇的领导干部和当地村民。大家在庆祝知行读书会入驻时庄，在等待着一场漫溢着书香的盛会。

当演集镇党委书记朱建光和永城市作家协会主席陈玉岭进行过一段精彩的致辞和发言后，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一同揭开挂在院墙外的红绸，一块制作精美、极具文艺气质的木质牌匾映入众人眼帘，“知行读书会”几个镂空字在花团拥簇中散发出别样的光辉，顿时掌声雷动，场面一片沸腾。这热烈的氛围里，有着多少祝福，又有多少期待呵！

知行读书会成员在乔叶作品分享会上留影。 李政辉 摄

二

时庄书苑，已是知行读书会在演集镇打造的第二处阅读基地了。2019年深秋，知行读书会率先在演集镇韩寨村设下阅读基地。韩寨阅读基地槿篱茅舍，花竹装缀，四周屋舍俨然、良田美池，环境十分优美。书友们每逢周末轮值，不仅可以享受乡村安静的阅读时光，体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而且可以帮助村子里的孩子学习，与孩子们一起阅读、游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与村民们的欢迎。

如今，知行读书会又来到时庄，这不仅是演集镇党委、镇政府为永城人民打造出的精神家园和田园乐土，更是给予一群热爱读书、满怀热心的人的最大帮助。

在时庄书苑，一间青瓦红砖的房屋，一排摆放整齐的书架，和院子里一丛翠竹、几株梅花，以及院墙上一帧帧知行读书会活动照片遥相呼应，装点出乡村里最雅致的所在。一张铺着蓝底白花布的长桌前，书友们围坐在一起，在欢度新年中展望未来，场面生动而精彩。

谈到知行读书会的发展，会长尚明侠感慨颇多。她不无动情地说：知行读书会从2019年4月23日成立至今，不到一年时间，已聚拢了千余名品质高洁、志同道合的书友，承办过全市前所未有的名家讲座、诗歌散文采风、诗歌朗诵会、书香进校园，邀请乔叶、黄海碧等著名作家进行作品分享活动。这些活动，无论是宣传家乡，还是礼赞祖国，无一不满含着知行人的深情，在所到之处播撒下一颗书香的种子，等待它孕育出馨香的花蕾。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推广全民阅读、带着满满正能量的活动深受社会推崇，一次次亮相光明网、中新网、央广网等国家级媒体，省、市媒体报道的频次更高。永城市知行读书会，已用实力与魄力在中原大地打造出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为了更好地宣传阅读，点亮生活，知行读书会与永城市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芒砀书声》，更加成为热爱写作、热爱朗诵的会员们钟爱的栏目，成为永城上空温暖而有力量的声音。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在短短的时间内，知行读书会行稳致远，已走出永城，走向省外，且加入了全国最大的阅读平台——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尚明侠说，这些成绩的取得，跟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跟陈玉岭主席等文学前辈的厚爱，跟广大热心书友的帮助密不可分，她作为读书会会长，也在这一年中收获了太多太多的感动与温暖。

说到新年的计划与梦想，尚明侠激情满怀。一场场让人期待的阅读与活动筹划，把书友们的心灯挑亮，让书友们在寒冷的季节里，感受到火样的热情。

三

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在这个被人称作网红村的演集镇时庄文化艺术村，知行读书会的会员们用一场别致的文艺演出庆贺着新年的到来，为当地村民送去如花芬芳的祝福。

活力四射的舞蹈，舞动了乡村冷寂的冬日；婉转悠扬的歌声，激荡起人们心中爱国的热情；声情并茂的朗诵，让大家在馥郁的书香中沉醉；更有那余音绕梁的器乐表演、字正腔圆的豫剧唱腔、诙谐幽默的脱口秀……在这个美好的新年，为人们带来一场精神的盛宴。

读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更加阳光，更加向上，更加热爱生活。在时庄文化艺术村，知行人所展现的，不仅是一群读书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有一份拥抱生活的明朗与雅趣。

史海钩沉

『双忠祖庙』的前世今生

□田启礼

“双忠祖庙”，亦称张巡祠，坐落在商丘古城南门外。

唐玄宗天宝年间，国家政治昏暗、危机四伏。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造反，引兵南下，叛军一路所向披靡，进兵迅速，仅用35天时间，就攻占了东京洛阳。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建国。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叛军为打通南下江淮的交通线，断绝大唐的物资运输，任命尹子琦率重兵进攻江淮的咽喉——睢阳。尹子琦率十几万大军兵临睢阳城下。重兵压境，睢阳太守许远自认难以抵挡，急向驻军宁陵的张巡求援。张巡深知睢阳乃是中原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旦睢阳失守，叛军就会直取江淮。扼守睢阳是保卫大唐王朝的最后一搏。于是，张巡随任廉坦为驻城使，留守宁陵，自己带主力火速增援睢阳，合兵于许远，共有6800人。张巡、许远密切配合，屡获大胜。叛军反复围攻，断其粮草。到了8月，睢阳守军只剩600人了，且大都伤病乏力。城内的粮食吃完了，守城将士以树皮、树叶、老鼠、麻雀为食。后来，城中的战马、麻雀、老鼠、树皮、草根等用来充饥之物都吃光了，出现了食人尸现象。就这样坚守十个月，在孤城粮尽，外援不至的情况下，于10月9日，叛军终于攻破睢阳城，张巡、许远等均遭其虏。因拒绝投降，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员将官当天被杀害于睢阳城内。许远被尹子琦执送去洛阳邀功，10月16日，于河南偃师亦不屈而死。

睢阳保卫战，表现出张巡、许远等人的出色的智慧、超人的勇武和对大唐的忠烈。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之下，面临强敌，固守城池，阻止了叛军南侵，保全了江淮屏障，为平定叛乱，匡复唐室，建立了千秋功勋。就在睢阳城陷落三日后，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率十五万精兵赶到，向叛军发起强大的反攻。经过七日激战，打败叛军，收复睢阳城。张镐感张巡、许远之功，请求旌表张、许。10月25日，唐肃宗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加官群臣，追赠张巡、许远等忠烈。“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孙……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图巡、远、霁云像于凌烟阁，为‘睢阳庙’，号‘双庙’。”这是在睢阳最早建起的祭祀张巡、许远等忠烈的庙宇。

唐至德中（757年），睢阳庙惟专祀张巡、许远，以南霁云配，世称“双庙”，亦称“双忠庙”。后来又增雷万春、贾贲二将，改称“五王庙”。宋大观中（1108年），增姚阇为六，表其庙曰“协忠”。金天兴二年（1234年），“协忠庙”毁于兵灾。元至元二十六年（1238年），于睢阳旧城中重建协忠庙。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迁协忠庙于州治东。宣德五年（1431年），协忠庙入祀典。弘治壬戌（1502年）6月，黄河决口，协忠庙毁于水患。正德初年（1506年），协忠庙迁往新城中，更名为“忠烈祠”。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增修。天启四年（1624年）再次增修，有大殿、两庑、过厅、廊坊、大门等，共计房屋27间。崇祯十五年(1642年)3月，“忠烈祠”毁于战火。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重修，恢复明代规模，易名“六忠祠”。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仅存过厅五间，其余建筑荡然无存。1990年，商丘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张巡殉难处重建新祠，取名“张巡祠”，亦称“双忠祖庙”。

大唐忠烈张巡、许远，世称“双忠”，祭祀他们的庙宇称为“双忠祖庙”。千百年来，由于官方旌表，民间敬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忠文化，尤以福建、台湾为盛。历史上，中原移民历次南迁，双忠文化也随之向南传播到江淮、闽粤等地。明清时期，更是跨越海峡，把双忠文化传播到台湾宝岛，落地生根，兴旺发展。近几年来，前来双忠祖庙拜谒者络绎不绝。